第一版　　星期四　　KANGZHAN RHBAO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二日

抗戰日報

社址：山西興縣　　第五九六號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二日　夏曆甲申九月十七日　九月初七日霜降廿二日立冬

晉綏邊區文化界 鄒韜奮先生追悼大會 籌備會啓事

鄒韜奮先生追悼大會，因反「掃蕩」未能如期舉行，茲決定與晉綏邊區各界十月革命節二十七週年紀念大會（十一月七日）在臨參會大禮堂合併舉行，各機關各團體各界人士哀輓先生之誄詞輓聯花圈，統請於本月四號前送交呼家莊本會籌備處。

十一月二日

實行精耕細作結果 軍區政治部秋禾豐收

（本報訊）軍區政治部在興縣一區種了穀子二百六十垧，由於耕作精細，莊稼長的很好。以最低估計，每垧可打一小石粗糧，共可打二百六十石，折合細糧一百三十石，穀草最低可收十三萬斤。其他糜黍、莜麥、黑豆、山藥蛋等還未計算。所以老鄉都羨慕着說：「政治部今年生產可鬧好了。」（者愚）

我勝利粉碎敵寇「掃蕩」 敵狼狽逃竄我正追擊中

興臨腹地河曲偏關均無敵踪

（本報訊）「掃蕩」我興、臨腹地敵偽，廿八日已逃竄於興縣東北井油山一帶，現我軍正追擊中。該敵沿途遭我游擊隊民兵配合正規軍到處伏擊和爆炸，敵死傷慘重。茲據已得報告，將連日戰果報導如下：吃洞敵偽三百餘，十六日推犯務周會（方山西三十里），十七日進至楊家崖，在該兩處，均遭我三分區民兵游擊隊地雷爆炸和尾追，傷斃敵偽九名、馬一匹，繳獲軍用品一部。該敵是晚住李家圪台，又遭我某部襲擊，敵傷亡二十餘，次晨退回原據點。二十日，赤尖嶺敵南開，遭我游擊隊地雷爆炸，傷斃敵偽九名。二十一日，方山圪洞共出動敵偽千一百餘，分兩路進犯下西坡、安業村（臨縣南），被我民兵襲擊，俘偽軍一名。該敵廿三日分兩路合擊我三分區駐地，二十四日到窰頭，踏響我大地雷一顆，敵偽亡廿餘名。該敵繼續竄至興縣赤不浪，北犯羅峪口，沿途又碰我地雷爆炸。二十五日至桑灣，遭我隔岸砲擊，斃傷敵偽三十餘名，敵寇狼狽鑽山窩，不敢沿河北犯，即轉東犯王家峁，並在該處大肆燒殺。二十六日中午，該敵進至趙家川口，在小善爲我民兵襲擊，活捉偽軍一名，繳槍一支、物品一馱。另一路敵偽四百餘，二十二日由東村出發，二十三日進佔白文，配合北犯羅峪口之敵行動，爲其側翼，以防我軍側擊。二十四日與西路之敵，並頭北犯康寧鎮，被我某團一部伏擊，與地雷爆炸，敵傷亡十餘，不敢走大路，即沿山梁東北犯飲馬會，在該處大肆搶掠燒殺，焚燬門窗，側挖地窖，搶拉羣衆耕牛六條，毛驢兩頭，並斃傷我羣衆二人。二十五日，在二京山遭我某團一部伏擊，與地雷爆炸，敵即沿山梁西犯，在馬佛郎、木蘭杆遭我某團一部襲擊尾追，並遭我地雷爆炸，敵傷亡十餘。是日黃昏敵分兩路進佔司家溝（興縣西），並將該處門窗莊稼焚燒一空。當晚我某連夜襲該敵，打進敵住院，敵羣聚烤火，我機槍手榴彈齊發，敵慌亂應戰，傷亡二十餘，翻譯官亦受傷。敵在胡家溝、蔡家崖一帶共觸發我地雷廿個，均有傷亡，不敢隨便行動。該敵，廿六日等待西路敵進佔趙家川口、高家村後，廿七日晨同時兩路敵共分三路北犯李家塌、田家圪台、山家塔之綫，（均在興縣北），廿八日繼犯高家崖、馬會灘、魏家灘一帶，沿途爲我軍民所襲擊不敢停留，現正在我軍追擊中。

（又訊）二十六日由靜樂東村共出動敵五百餘，分兩路合擊界河口，途中爲我某團襲擊，廿八日犯溝門前、石樓圪台，配合北犯魏家灘、馬會灘敵之行動，以防我軍襲擊與側擊，該敵經我某團襲擊後，蟄伏未動。

（本報訊）「掃蕩」我塞北、二分區敵偽遭我不斷打擊，狼狽東撤，現偏關、河曲均無敵踪。十九日，利民、八角、清河共出動敵偽千人，分兩路合擊我塞北分區駐地，廿日竄到寺兒溝、陳家營（偏關東）一帶，經我塞北分區直屬隊與某團一部兩次打擊，該敵均有損傷。廿一日，該敵進佔偏關，沿途均遭我民兵襲擊。神池三岔敵四百餘，廿日分兩路進犯巡鎮，廿一日午後，進至河曲，沿途遭我二分區軍民打擊，地雷爆炸，廿二日向東北竄去，遭我某團阻擊，撤回樓子營。二十三日分兩路東撤，一路撤至三岔，二十四，在沙坡又遭我軍阻擊與爆炸，偏關之敵亦同時東撤，現偏關河曲城均無敵踪。

靜樂城敵人怕我攻擊 每天只開城門三小時

（靜樂訊）我軍民平毀南溝口據點後，靜樂城敵寇惶恐異常，夜晚不能安睡，白天也不敢輕易出城。每天只開城門三次，每次一小時，進城的人要對手印，一點對不上，就要挨耳光。敵人除把住的寺坡上算作真正「治安區」外，連城關也劃爲「匪區」，現在，每天要一二百「苦力」築工事，防我攻擊。一天，三個偽軍走至距城五里的牛家會，被我兩個偵察員打了回去。又一次，偽軍十餘人在距城二里的東崖村停了一點多鐘不敢前進，又返回去了。（趙增喜）

通知（不另行文）

一年來邊區一級各機關學校的學習是比較有成績的，茲爲鼓勵今後的學習情緒，造成熱烈的學習熱潮，並使之更加走上正確的方向起見，特向第三屆羣英大會籌委會建議，爲邊區一級各機關學校增加模範學習者名額二十一名（具體的分配辦法即將由大會籌委會討論決定後另行通知之），其應具備條件如下：

一、「自己學習幫助別人」，就是本人能夠認真努力學習，同時對別人又能實行互相幫助，能夠積極負責幫助或領導別人的學習，而有顯著成績者。

二、「實事求是學以致用」，就是不尚空談，能夠從實際出發，根據本人本部門的具體特點，來進行學習，並能即學即行，言行一致，學用一致，以達到學以致用之目的者。

三、「工作生產密切聯系」，就是能夠使學習與工作生產互相滲透，使學習的內容更加具體化深刻化，使學習與工作生產密切結合起來。

望各機關學校即日根據以上條件，在各學習小組中展開討論，檢討每一個人的學習態度，學習方向是否附合以上條件，每一個小組都應該選出自己的模範者的候選人，然後再依照大會籌委會所規定的名額，最後選出本機關學校出席羣英大會的模範學習者。

分局總學委　十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同志 再致國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張治中的信

雪艇、文伯兩先生大鑒：

九月十日兩先生來函及在這次參政會上雙方關於談判經過的報告，和蔣主席在參政會上對於本問題的表示，均已報告我黨中央。茲將覆示以下幾點奉告兩先生，並請轉達國民政府蔣主席及貴黨中央：

（一）我們對於蔣主席在參政會上表示繼續用政治方式解決問題一點，表示欣慰。因爲國內一部份強有力的人士，對於內戰的準備，並未放鬆，內戰危機，依然存在，並且愈到反攻之時，危機將愈嚴重。按照他們的計劃，是要把反攻與「反共」合併舉行，以達其所謂一舉兩得之目的。但是蔣主席在參政會上有此表示，足使我們及國人暫時放心。對於參政會所組織的延安視察團，我們表示歡迎，對於兩先生延安之行，仍盼命駕。至於兩先生問是否能派負責代表偕返重慶一節，要看延安談判結果如何而定。但可確告者，只要國民政府與國民黨方面不拒絕繼續談判，又能保障來往自由（至今天爲止，還沒有這種自由的），即使無人立即出來，不久一定會有人出來。雖然周恩來、董必武二同志在渝多年，前年林彪師長來渝，祖涵此次來渝又已五月，無一人獲有談判結果；但是，只要還有一綫希望，我們總是有人來談判的。

（二）鑒於目前抗戰形勢之危急，而國內一般情況還未走上適合抗戰需要之軌道，不論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到處都存在着嚴重的危機。政府與人民之間，軍隊與人民之間，軍隊與軍隊之間，軍官與軍官之間，軍官與士兵之間，無一不發生異常嚴重的脫節現象。全國人民憤憤不可終日，煩悶、苦惱與怨恨的情緒，與日俱增，大家感覺沒有出路。在此種種情況下，以致軍心動搖，民心離異，以致不能停止敵人的進攻，不能配合盟國的反攻。造成這些嚴重危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於在一黨獨裁制度下完全沒有民主。因此，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不能動員與團結全國抗戰力量，不能鞏固軍心民心，不能使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項設施，符合抗戰、民主與團結的需要。現在唯一挽救時局的辦法，就是要求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專政的局面，由現在的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國各抗日黨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民衆團體的代表，開緊急國事會議，成立各黨派聯合政府，並由這個政府宣佈並實行關於澈底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這樣的新政府，但絕不是請客式的、不變更一黨專政實質的、不改變政策的所謂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權利，才能發揚積極抗戰的軍令與民主主義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而把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增強抗戰力量，停止敵人的進攻與實行我們的反攻。也才能實行真正由人民選舉的國民大會，與實行民主選舉的政府。有了這樣的新政府，國家統一也就可能實現了。如果一黨專制的局面繼續不變，則無法取得人民的信仰，各種危機只會增大，人民不能動員，抗戰不能勝利，離心離德的危險現象無法克服，國家統一斷乎不能實現。我們這個建議，實是代表全國人民的要求，即貴黨中亦有不少人士同具此心。這個建議，祖涵已在此次參政會內正式提出，茲特重申此意。兩先生歷次談話與函件，對於實行民主，全屬敷衍之詞，使人感覺不到任何誠意。即九月十日來信仍是如此。此計不決，則兩黨談判即使可能解決若干枝節問題，至於關係國家民族的重大問題，必不能獲得澈底解決。

（3）兩先生九月十日來信中，有「要求與時俱增」一項責備之詞，不能不予以辯證。林彪師長所提四項，時在一年半之前，當時已爲政府拒絕，林師長答應往返。五月間，祖涵在西安與兩先生所談，約定各呈報自己中央請求指示，祖涵與兩先生均無權作最後決定，故只有六月四日（於六月五日由祖涵面交兩先生的）敝黨中央所提正式十二條與委託祖涵所提口頭八條，纔是敝黨中央的意見。且西安所談，原約定雙方簽字，呈報雙方中央，但祖涵簽字後，兩先生不願簽字，應即不能成立，何得事後又引爲根據？兩先生此種作法，說得客氣一點，叫做不友好態度，是只會影響問題的解決的。至於華中華南四字，明是電文脫落，後經校正，故即補上，華中華南廣大解放區人民抗日政權之存在，已歷多年，豈有不要政府承認之理？

（4）綜觀兩先生九月十日來信，仍如政府提示案及兩先生前次來信一樣，不從抗戰利益出發，故總是不着邊際，毫無結果。除前述實行民主一項關係國家興亡之大問題外，關於廣大中國解放區軍政兩方要求國民政府承認問題，亦復如此。現在再一次明告兩先生，全部敵後解放區的軍隊與政權，是一定要請國民政府承認的，而且一定會「與時俱增」。因爲整個敵後戰場的戰爭情況，與正面戰場恰成相反的對照，在正面是節節敗退，在敵後是節節勝利。十八集團軍、新四軍與華南抗日縱隊，是在一天一天的發展，收復的國土、解放的人民與民選的政府，也是在一天一天的增多。這些，難道國民政府與國民黨都不喜歡嗎？難道蔣主席也不喜歡嗎？不見得罷！不管國民政府國民黨承認與否，萬惡的日本強盜總是要打的，而且是要打到鴨綠江邊，收復一切國土的。我們所以請求承認，是要求統一，要求國民黨、共產黨及全國一切抗戰力量，都在民主基礎之上，而不是在獨裁基礎之上，統一團結起來，好配合盟國，早日把日本強盜打倒。如果你們堅持不承認主義，或少承認主義，祖涵以爲是不妥當的。爲什麼打勝仗的軍事力量你們不要，打敗仗的軍事力量你們儘要呢？爲什麼收復的國土你們不要，反加責備；而幾個月之內，從鄭州到桂林，喪失如此廣大國土，你們反而不可惜，不加責備呢？我現在敬告兩先生，並請轉告國民政府與蔣主席：請你們嗣後再也不要討厭我們共產黨人請求你們承認打勝仗的軍隊與收復的國土了，因爲這種嫌惡情緒，是很不合於民族利益的。率直之言，倚乞鑒諒。林祖涵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三日（新華社延安廿九日電）

發動羣衆檢查工作發現模範
溫象拴村進行羣英選舉
選舉中克服了局限於現有模範的偏向

（興縣訊）二區羣英選舉運動開展以後，溫象拴行政村首先在溫家寨、楊家坪兩個中心自然村舉行。由於及時糾正了幹部與羣衆中的偏向，配合當前工作，熱烈展開競賽，結果湧現大批新的積極份子，大大推進了當前的工作，取得不少經驗。自行署頒佈羣英基本條件和選舉辦法後，溫象拴同志和村幹部即領導羣衆進行討論並檢查工作，因此造成全村羣衆熱烈爭取勞動英雄的熱潮。在春耕夏鋤中湧現大批的生產模範者，但到開始選舉時，在一些村幹部的思想上發生了一種偏向，認爲勞動英雄候選人羣衆都早知道了，不必再作普遍深入的討論，只要簡單召開一下幹部、積極份子會、農會和羣衆大會選舉一下，就算完成了上級所給的任務。不了解從羣衆選舉運動中去發現與培養新的積極份子，檢查過去的工作，並把當前工作更加推向前進。區上同志發現這種偏向後，馬上召開村幹部會議進行糾正，並深入到變工組裏、婦紡組裏、合作社裏，和羣衆一起勞動生活，發動羣衆互相檢查工作，掀起競賽搶收的浪潮，結果大批新的積極份子產生出來，原有模範者也幹得更起勁，如溫家寨村溫補多每天清早吼人上地，二流子轉變模範溫初兒，積極領導婦女兒童老漢搶收隊，正在改造中的二流子溫恰九和溫象拴比賽扎穀把，做到和老溫一樣的快，向來比較懶的溫紅兒，也積極起來了。就是新參加變工的老漢溫來玉和兒童隊長溫謀孩，也要爭取當勞動英雄，溫象拴的婆姨更和男子漢一樣地勞動。這樣鼓選英雄的運動，大大推進了秋收工作，四天就將全村穀子收起了。

楊家坪自然村初發動選舉羣英時，羣衆認爲只有劉地且、楊愛英兩人能當選爲勞動英雄候選人，後經模範變工組長張高孩發起全村搶收競賽，羣衆在變工組裏討論開了本組的勞動模範，便發現了十一個新的模範生產者。比如張高孩領導全組努力生產，熱心幫助別人，大家團結得很好，八個全勞動力一天收完十一垧穀子，推動全村三天收完了穀子。他老婆白拖轉紡織積極，愛護工具，節省原料，被村人選爲一對勞動模範夫婦。

經過了七天的熱烈醞釀，楊家坪於十月十七日選舉勞動英雄候選人，羣衆在大會上踴躍競選，全村有二十餘人給劉地且競選，十餘人給楊愛英競選，最後選出劉地且爲合作英雄候選人，劉買銀爲民兵英雄候選人，楊愛英、白拖轉爲紡織英雄候選人，張高孩爲勞動英雄候選人。溫家寨也於同一時間選出溫象拴、溫補多、溫兆拴，二流子轉變模範溫初兒爲勞動英雄候選人，溫國旺爲模範工作者候選人。羣英候選人選出後，立即進一步推動當前工作。溫象拴提議組織全村以紡織爲主的小型合作社，並說明經營辦法和好處後，大家紛紛投資入股，共入棉花九十斤半、黑豆五石、本幣六千四百元，並選出溫國旺爲合作社主任，溫象拴等人爲理事。計劃經營紡織、運輸、消費、豆腐坊、揹炭等業務，預計一年可節省五十餘萬元。楊家坪村在選舉會上總結了全村生產工作（見本報十月十八日四版「劉地且與楊家坪合作社」），並計劃了今冬全村的副業生產：一、變工組集體揹炭、打柴、燒炭，按勞動力分取收益。二、合作社再買兩頭毛驢，和全村十頭牛組織運輸隊，大量運輸炭、鹽、棗子，半月中軋完全村三千一百斤棉花後，再給全行政村軋花一萬四千斤。三、全村五十一個紡婦都訂出個人的生產計劃，準備紡紗一百七十六斤半，織布一百二十四疋，再增加快機兩架，共四架，做到全村穿衣自給。

溫家寨和楊家坪羣英候選人選舉以後，溫象拴又和全行政村幹部開一攬子會，檢查選舉與秋收工作，還學習抗戰日報社論「認眞領導羣英選舉運動」，大家一致認爲要學習溫家寨、楊家坪的經驗，抓緊推進當前工作，發現與培養新的積極份子，以便召開全行政村的羣英選舉大會。（林珊明）

英雄揹的都是敵人的槍
——記民兵英雄張狗則和趙富懋——

李新

張狗則和趙富懋都是嵐縣一區的民兵英雄。

八月二十日，東村敵出擾河口鎮，趙富懋聽到消息，很興奮的揹起地雷跑上殺豬峁山。剛把地雷埋好，敵人尖兵過來了，他很快的隱蔽起來注視着地雷，敵人恰好踏上，轟的一聲，敵人倒下三個，趙富懋親眼看到敵人慌慌張張的抬上死屍跑了回去。

張狗則聽說後，下定決心要打個比這更大的勝仗，不幾天部隊在寺莊打埋伏，張狗則自動去參加。五個僞軍揹着五條槍走了過來，張狗則悄悄和排長說：「今天繳三枝槍是不成問題。」僞軍進了村，張狗則扔出一個手榴彈，敵人慌亂了，他第一個先衝下去，奪了一枝槍，接着部隊也衝下去，五個僞軍全部被俘，共繳了五枝槍，王隊長就把他奪的那枝槍獎給了他。

趙富懋見張狗則揹上了槍，非常羨慕，他說：「咱也要揹一枝！」部隊攻打馬坊時，他和張狗則都親自去帶路。進村後爬圍牆、過壕溝，戰鬥開始，和部隊一起繳槍捉俘虜、搬大砲、抬電台，非常勇敢。戰鬥結束後，上級看他表現的積極，就獎給了他一枝槍。

張狗則和趙富懋，一個揹的是七九槍，一個揹的是三八式槍。歸途上民兵們、老鄉們看見，一致稱讚的說：「英雄揹的都是敵人的槍。」

臨縣機關人員
編隊練兵習武

（臨縣訊）縣級各機關、貿易分局、市政府及市區民兵，爲了響應上級練兵習武的號召，於十月一日成立練兵委員會，編隊實行軍事管理，每天早上均整隊演習，二日全體人員傳習識別硝土，實習掃硝，十天內每人完成硝十斤。五日傳習地雷、手榴彈裝製使用法，並發給各單位地雷及零件進行實驗。六日實習拉雷、擲手榴彈等技術。現在大家對開展爆炸都有明確認識，掃硝已造成熱潮，交通員郭廖喜特別積極，隨時隨地注意發現硝土，一次他去五區送報，沿路發現好多硝土，回來後馬上組織四個人去掃，一早晨就掃了一百多斤。（郭從周、閻繼武、劉守誠）

衛生部二所搶收勝利
衛校收秋中仍進行副業生產

（本報訊）衛生部二所生產隊二十五人經過二十五天的日夜突擊，已收完一千畝莊稼。在生產地區——背嵐，聽說各據點敵人增兵的消息，大家都忘記了疲勞，都說：「咱們辛苦了一年，不能讓敵人搶走一顆糧。」當天晚上大家就上山收割，一晚上割了五十四畝糜子，又跑五里地揹了一次柴，天亮後上級叫大家休息，但誰也不安心，梁仁祥利用早飯以前的時間，去割本組種的蕎麥，早飯後又一同上山。後來敵情更緊張，大家也更加緊張起來，白天割，晚上打，挖窖藏，打一場藏一場，直到後半夜才有短時間的休息。因爲大家不會揚場，又同老鄉變工，給老鄉割穀子，變老鄉丁揚場。梁仁祥手被穀葉磨破，血流滿手，上級幾次叫他休息，他總說：「不要緊！」仍然繼續割，護士關發玉因爲出力太大，累的暈倒在地，大家把他扶起勸他休息，他說：「不礙事」又幹起來。護士呂保拴隨二牛刨山藥，回來時每人揹一百五六十斤。以後四所護士生產隊秋收結束後，派十二個人，也來幫助搶收了一天。千畝莊稼在大家夜突擊下，二十五天已勝利結束，現在大家正愉快的揹着自己生產的大穀穗、大南瓜歸來，準備在邊區勞英會上展覽。（劉樹勛、王志平）

（又訊）衛生學校經過七天搶收，用「分散收打、集體運輸的辦法」，已把二百五十垧穀子收打完畢，一百六十餘石糧食都運藏妥當。爲了幫助羣衆提早完成秋收，他們都自動利用早晚爲羣衆搶收，對無勞動力者即專[illegible]收割提早了半[illegible]收。他們在搶收中對副產仍抓緊，抽空拾糞，十天中計集肥一萬斤，打毛衣十件，捻毛綫十斤。（趙軒）

盟機連續轟炸太原
人民倍增勝利信心

（八分區訊）因遭盟機連續轟炸，太原敵僞曾以卑鄙手段，挑撥中國人民與盟國的關係，但都遭到可恥的失敗。六月十日，曾有盟機三架，沿同蒲綫由臨汾至太原，共擊毀敵火車頭十四個。七月廿日又有盟機四架襲太原飛機場，六架敵機在機場被燒毀，[illegible]亦被燒夷彈命中起火，直燒到半夜，清太平川人民都能望見黑烟沖天。以後盟機不斷轟炸太原，但每當盟機出現太原上空時，敵即故意強迫我無辜同胞到飛機場、軍火庫、下廠等轟炸目標，妄圖挑撥敵佔區同胞與盟國的關係，但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在當地人民心目中是非常清楚的，並且盟機時常擲下「不炸中國人」的傳單，結果敵人弄巧成拙，反而給敵佔區人民帶來快到了將要反攻的勝利音訊。加以敵僞只是狂叫「增築防空設施」強迫每家門口預備沙袋、水缸，在街上挖防空溝，夜晚實行燈火管制，以至火車也都改在晚上開行，但當盟機出現時，卻沒有一架敵機敢於應戰，因此就更增加了敵佔區同胞的勝利信心，大家都說：「鬼子的飛機『落窩』了，鬼子不行了。」（靖華）

臨縣駐軍幫羣衆收秋

（臨縣訊）駐軍某部於夏鋤時，因有戰鬥任務，放下鋤頭開上前綫。羣衆自動幫助部隊鋤草，十一個村子計幫工六百九十五個，鋤地二百零八畝。此外有些村子還幫助種蘿蔔、種菜。隊伍回來以後，莊稼都已成熟，蘿蔔、白菜也長的蓬蓬勃勃，部隊要「還工」，各村老鄉和幹部們都竭力推辭，城莊村老鄉們說：「軍隊去前方打仗保衛老百姓，老百姓在後方幫助軍隊生產，這還是咱軍民的大變工哩！」現在正是秋忙之際，駐軍已派出一部在大川熱烈幫助羣衆秋收。（宗軍）

神府保安大隊
開秋荒五百畝

（神府訊）神府保安大隊全體指戰員，經過緊張突擊，已把全部莊稼收藏完畢。他們收割得很細緻，掉在地上的穀穗都拾起裝在口袋裏，沒有穗頭的空桿也割回來，穀桿也砍得很低，這樣可增加草料，又能凍死虫子。二個開秋荒組，有七條耕牛，四十大功夫，共開秋荒五百餘畝。（劉繼世）

一僞軍反正

（六分區訊）十月七日寧武城警備隊一名，帶七九步槍一支、子彈卅餘發，向我游擊×中隊反正。他說：「僞軍這下算是脫離了敵人的壓迫，找到了光明的前途。」（汪春林）

埋下地雷等鬼子
（反「掃蕩」中的見聞）

文山

部隊一到××莊，勞動英雄溫象拴的本家男女都忙碌起來，給部隊讓熱炕的、找大鍋、掛草料；婆姨們收拾炕上的行李，拾掇傢具，燒開水。一個老太太笑嘻嘻的向着剛踏進院門的王同志：「同志們，坐下息吧，水就燒了！」王同志放下大衣，打着興縣腔：「老太太，麻煩你們了；黑天半夜的，吵鬧你們。」「不麻煩，你們不來，米家可不敢伸在居舍裏了！」水開啦，她端出臟在鍋裏的穀米窩窩、瓜、山藥，放到炕頭上：「同志們，齊吃吧，這是給米兩個小子留的，一個當民兵，一個辦公事，忙得顧不上吃飯；你們先吃吧，米家再給他們做。」好久沒有這樣行軍，大家就是疲乏，肚子倒並不感到飢餓。於是，婉言謝絕了老太太的盛意，每個人喝了兩碗水就呼呼的睡去了。

第二天拂曉前我們起來時，兩個披着皮襖的青年老鄉正在吃飯，門前來來往往的一羣老鄉正在討論問題：「糧食通埋好了，就是場裏還有些柴草，部隊的糧食，他們忙了一整夜也埋好了。」「這次不分誰家的地，部隊老百姓大變工，齊割齊打齊藏，眞是好辦法！」「敵人還回到了甚地方？」「聽說昨天下午到了花子。」「怕什！這次敵人來，好試試咱們的地雷。」說完大家都笑了。蹲在炕頭上的那位老鄉，左手捏着碗筷，右手醒了醒鼻涕，很嚴肅的插了一句：「今天可要把地雷坏坏挖好啦！」他回頭向着炕上：「同志們！辛苦啦！再躺躺，還沒啦明。」小張天眞的問他：「老鄉，你們爲甚吃得這樣早了？」「米家夜裏趕着空舍清野，今天還要看地形，挖地雷坏坏哩！」「你們民兵可感哩！」小張說完後又躺上了。吃罷飯，民兵們掛着手榴彈，肩着槍出去了。

午飯後，我們告訴了老鄉們當時的情況，準備轉移，老太太和她兩個兒媳忙把被子衣服捲起來，捆成三個大包：「你們走，米家也到溝裏去。」「不知誰問了一句：「老人家還捨得動包袱了？」老太太滿有信心的說：「你不要小瞧我，倒回去十年，我甚也能幹哩！」我們走時，給她柴火錢，她無論如何不要：「這算甚，你們打仗還揹柴火嗎，米家還常常燒你們生產隊打的柴哩！」她倚着門目送我們蜿蜒在斜陽裏的行列。

翻越一座大山，出了小溝，行進到×口汽道邊時，老鄉站在上弦月的光輝籠罩之下，帶着興奮的眼光看我們，路上來往着扛着鐝頭和地雷的民兵，和部隊的同志親切的打着招呼，問詢情況，有的喊着：「狗日的鬼子，等他兩夜還不來！」兩個民兵邁着穩健的步子迎面走來，站在我們領隊同志的馬前揚了揚手，很關心的告訴他：「同志，你跟着我這條路走，可不敢亂踏！」經過××溝，凡安有地雷的地方，都有兩三個羣衆守護着，有的同志聽說這一帶地雷埋的很多，步子放慢了，很仔細的瞧着地下，老鄉們笑嘻嘻的關照着：「同志們，不怕，齊走！」月亮逐漸被烏雲遮着了，夜氣特別深，但是大家都被這種羣衆民兵熱烈參戰的情況興奮得熱烘烘的。

二十五日的上午，敵人從新窰向曹家坡方向前進，我某團一部在馬佛郎山頭上設伏，由於敵人害怕觸着地雷，行進得特別遲緩，偵察員等得不耐煩了，跑到前面去看，與敵人的尖兵碰上了，打了兩槍，敵人倉惶逃竄，跑得亂七八糟，轟一聲，踏響了地雷，幾個敵人躺倒地下，民兵們在山頭上拍掌大笑，我們的機槍開了叫，敵人向白家溝方向逃跑，沒有敢到曹家坡。我們經過的村子，老鄉們都在談論着這個問題：「多埋地雷，民兵和隊伍好好配合，敵人就不敢來啦！」×峪的民兵很得意的告訴我們：「敵人從咱們村邊過，打了他幾顆手榴彈，夾着尾巴就走了！」

到了××坡，老鄉們有的搬着鍋，有的扛着甕回來了，我們進窰時，空空的，什麼也沒有，一會水、瓜、山藥都送來了，還幫着燒火：「同志，煮煮吃吧，你們辛苦了。」民兵們擠在旁邊說：「米家埋了好幾個大地雷，敵人就是不來。」我們安慰他一番，說明打敵人的機會還很多，他們才高興的走了。

× × ×

加緊冬訓準備反攻
聯防司令部開高幹會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繼模範學習者代表大會之後，聯防司令部又召開高級幹部會議，總結去年冬訓經驗，討論今年整訓計劃。會議於十月六日正式開始，首先由蕭副司令員作報告。蕭副司令員在報告中稱：今年冬訓要着重學戰術，發揚戰鬥員獨立作戰、人自爲戰的作用，並且要加强幹部教育和業務教育。報告以後，即進行大會討論和小組討論。關於今年冬訓的教育內容、教育方法、教育時間以及幹部教育、業務教育、特種兵教育、民兵教育等，均作了詳盡的研究。十六日舉行演習，由延屬分區司令部調了一個建制班演習今年冬訓的課目，如散兵動作、衝鋒動作、小戰鬥羣動作、縱深戰鬥防禦中各個戰士的動作等，這些課目都分爲散兵動作、小戰鬥羣動作兩部份。進行教育的方法是由基本動作到應用動作，由分解動作到聯系動作。十八日，朱總司令林師長葉參謀長均親臨訓話，對於今冬練兵工作作了明確的指示，並指出今年練兵是爲了準備反攻，希特勒德國馬上就要垮台，同盟國對日寇的大舉反攻也已爲時不遠，我們八路軍新四軍在反攻中將和同盟國並肩作戰，因此現在必須加緊訓練部隊，高級指揮員更須及早學習新的作戰方法與必要的科學知識。會議最後一日，賀司令員向大家訓話，他希望大家不要滿足於現有成績，應該更加努力，使今年冬季的戰術教育搞得更好。經過此次會議之後，關於今冬練兵的具體計劃業已確定。

魯南我軍圍困襲擾
收復城後等五據點
鄒滕孤山等根據地連成一片

新華社魯南三十日電：我軍秋季攻勢後，又攻克魯南敵軍要據點城後及其周圍馮卯、山西店、高崖、岔河等五據點，茲簡報如下：今春我軍收復梁邱、白顏兩據點後，即以西東南三面包圍城後，不斷襲擾，並配合政治攻勢，使敵終日陷於恐怖狀態。九月初，我軍民發動對臨滋路的三次大破襲，聲勢浩大，敵對困守城後失去信心，乃請求滕縣敵掩護逃竄。十九日，滕縣增援城後敵僞九百餘，汽車七輛，將該莊團團圍着，所有民財搶掠一空，房屋大部燒毁，下午八時，敵乘天色昏黑，狼狽突圍逃竄，我主力一部乃一面派隊進入城後安慰同胞，同時派隊追擊，山西店、高崖、馮卯、岔河等據點敵僞於我主力逼進時，皆不敢據守，倉惶逃往滕縣城。至此，我當將城後等五據點克復。現我軍正擴大戰果，已將魏莊（城後西北）敵據點團團圍困，準備予以消滅打擊。按城後於一九三九年即淪陷敵手，爲敵人在魯南根據地中心强固據點之一，曾爲平（邑）城（後）、城（後）梁（邱）、鄒（縣）城（後）、滕（縣）城（後）等四條公路的聯絡點，分割我鄒縣孤山區及費縣後山區等根據地。今春我軍收復梁邱、白顏後，打破了敵僞分割的局面，現又將城後光復，遂使我鄒滕孤山等根據地連成一片，敵僞分割山區陰謀全部粉碎。現我軍更加逼近滕、鄒等城及敵南北主要運輸綫津浦鐵路。

濱海軍區發出指示
冬季練兵迎接反攻

新華社濱海電：濱海軍區爲響應中共中央大練兵迎接反攻的號召，貫澈執行山東軍區冬訓的指示，頃發出冬季大練兵指示，其主要內容如下：（一）十月中旬起至明年四月上旬止，共六個月，爲大練兵時間。（二）今年冬訓主要方針以練技、練力、練指揮爲主，使每個人熟練自己的業務，各個隊、各種人員做到普訓一次。關於掌握射擊、刺殺、體力鍛鍊、近迫作業四大技術的要求，亦有具體規定。（三）輕重機槍手、砲射手除軍區進行抽調專門研究訓練外，其餘輕機槍手、手砲射手由營集訓，重機槍手、迫擊砲射手由團集訓，各種爆炸組以營爲單位，每週上課一次，戰鬥時仍回各部隊。幹部教育以傳達深入貫澈軍工會議各種經驗報告爲主要學習課程，普遍傳達研究軍工會議上羅司令員總結報告。此外，各級司令部參謀傳達研究司令部建設地方武裝，幹部要研究迎接反攻時縣區武裝的建設問題，並聯系本身工作檢討。（四）爲保證這一指示的澈底執行，各團要解決教員教具等問題，强調軍政領導幹部親自動手、精細組織與領導，並改善戰士生活，提高戰士學習熱忱。

晉察冀四分區
民兵展開圍點鬥爭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七日電：四分區的民兵圍點鬥爭以行唐五月總出擊開始，曾單獨圍困了上坊等十五個堡壘，於九日內除劉庫戰外，其他被圍困的碉點全部被攻克或逼退，活捉了二十八名僞軍，斃傷僞軍十五個，繳獲手榴彈一百二十九枚。繼之而起的是平山七月中的全面大進攻，短短的半個月，單獨攻克與逼退王平、大吾、牛山、山村、榮村、東山等碉堡，配合部隊攻克東王坪、西回舍、雙石獄等二十七個碉堡，斃傷敵僞十九名，俘敵僞四十名，繳獲步槍四十二支，子彈一千六百零十粒，手榴彈四百五十九枚，成爲全分區人民武裝獨自繳獲的最高紀錄。井陘民兵於七個半月內戰鬥四十二次，殺傷敵僞三十三名，摧毀敵人創設的炭廠煤窯各一所。建屏民兵雖處在敵後之敵後，曾單獨攻克南白沙碉堡，並配合部隊圍克碉點九個。靈壽民兵的戰績尤令人振奮，單獨逼退慈峪碉，石坎等八個碉堡，並協同部隊攻克朱樂等六個碉堡，俘僞軍僞工作人員十六名，繳獲步槍十支，手榴彈十餘枚，解放三、四區全部村莊共九十四個，面積一千五百平方里，四萬三千同胞。在戰鬥中，某中隊副蘇振生同志在圍困石坎的六天苦鬥中，親自監視敵人，每天睡不到三小時，先後埋地雷十九個，爆炸十五個，炸死敵僞十三名，打死敵人二名，毀敵運輸車一輛，驢一頭。某莊游擊小隊長孫廣同志攻打拘台時，第一個衝進碉堡，活捉敵人三名，獲得步槍五支。

皖南我軍所向無敵
三天打了四個漂亮戰

新華社華中二十七日電：九月下旬與十月初間，我活躍於皖南的新四軍譚師某部曾數次主動出擊蕪湖、南陵各據點的敵僞。十八日，某部以神速行動抵達南陵邊境的龍興山，埋伏於南繁公路邊的箭蛋橋村，解決僞軍一班後，即繞道至沈家橋據點（南陵以北二十里的黃其渡附近），以一部化裝入據點，將僞軍排長班長擊斃，另一部即攻入據點，將駐該據點之僞軍一排人全部解決，是役共擊斃僞軍十三名，俘虜二十四名，繳獲機槍一挺，步槍八支，焚燬碉堡一座，創造了一日兩勝的戰績。十九日，我又襲南繁周譚區僞警衛隊，將其全部解決，俘獲僞排長以下十二名，步槍十五支，彈藥一部。十月四日，我某部又進襲馬高壠埠魯港以南的僞蕪湖保安大隊一個排，交戰一小時，又爲我全部消滅，擊斃僞分隊長以下三名，俘僞軍十七名，繳獲長短槍廿支，子彈二百餘發。

膠東戰役被俘日本弟兄
詳述日兵痛苦生活
敵指揮官遭我打擊醜態百出

新華社膠東二十九日電：此次膠東戰役攻勢中解放出來的十五位日本弟兄及兩位朝鮮士兵，經我教育轉變後，已過着愉快的生活。九月十七日晚，解放聯盟膠東支部由渡邊同志主持，召開座談會。當談到日本士兵生活時，和田嶽一等兵直率地說：「現在日本軍隊食糧缺乏，士兵總是吃不飽，和我同班新兵宋神義夫他餓的沒辦法，常偷狗食吃。我中隊戰友石山一郎是早稻田大學畢業的，當馬夫，因他對中隊長提了個意見，惹得淺野中隊長大怒，把石山吊在馬棚上用鞭子痛打一頓。佐瀨一郎被打壞腦子，記不住山砲機件名稱，背誦不出敕諭，仁保班長罰他斷食三天。」僑民吉田說：「軍部對僑民强徵國防捐，月入三百元就捐去七十元，很多女人被逼的出賣肉體。」一僑民秋山說：「在居留民中，對時局或軍事方面的言論一概禁止，軍部爪牙特務憲兵穿和服（日本便衣）密佈，去年十月有個女招待酒醉後慨嘆戰爭何時能結束，這樣牛馬不如的生活實在過不下去了，即被特務拔刀刺傷捕去。」

水道戰役被俘的上等兵岡田說：「這次水道戰鬥後，吉田大隊部遺體燒化後，擺着三十六個屍灰匣，上面寫着戰死者的名字，準備追悼後寄回國內去。恰巧由八路軍送回來的受傷上等兵高橋豐田等回到大隊部，看見死屍灰匣上有他們的名字，叫：『我們沒死！』這時士兵們又好笑又好氣，偷看匣子裏，原來有些是細沙和灰。」二等兵金井說：「像我這三十五歲以上的以補充兵名義來服兵役的，一個大隊就佔一百二十多個，再過些日子，恐怕我的老爸爸也快要被征入伍了。」岡田又說：「八路軍攻水道時，吉山大佐親自率隊增援，在龍交中了八路軍的伏擊，吉山正拿着望遠鏡，聽說前面一個小隊的尖兵被八路軍消滅了，另一個分隊不知去向，淺月少尉戰死，吉山兩手抱頭，號啕大哭，爬在地下半點多鐘站不起來。最可笑的是松橋中尉當戰鬥一開始時就連忙躲在小溝裏不敢抬頭，直到戰後才爬出溝來回大隊部。布操中尉和佐藤中尉以下二十多人在榮成境內戰死，水道戰鬥時又有秋野准尉等四十多名被殲，過去住寨頭據點的敵中隊長少川中尉在這次攻勢中嚇的得了神經病」。

華沙前綫
戰事復趨活躍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莫斯科訊，華沙前綫戰事復形活躍。普拉格西北，蘇軍與波蘭第一軍聯合作戰，於二十八日攻克鐵路城市一處及其他城鎮若干。捷境蘇軍在烏伊果羅德南北擴展攻勢，解放捷克村鎮四十餘處，德軍千餘人被擊斃。匈牙利蘇軍續在蒙圖馬利以西推進，廿八日前進十公里，斃俘敵軍千二百餘，克居民地四十餘處。南斯拉夫蘇軍在斯洛文尼亞突進，攻克鐵路城市雅巴梯及村鎮八十餘。南斯拉夫解放軍在達爾馬提亞海岸的攻勢中，於廿八日解放大海港斯普里特。東普魯士戰爭的激烈程度亦未稍減，廿八日全綫德軍損失的一百十二輛坦克中，大部係毀於哥尼斯堡以東無效的反攻中。

菲島海空戰中
敵戰鬥艦沉傷十一艘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據合衆社珍珠港二十八日訊：此間非官方人士宣稱：菲律濱海戰中美方沉傷敵方艦隻，迄今日已增至四十至四十二艘，其中戰鬥艦五艘幾已確實被毀，此種百分比似已創造出歷史上美國海戰最大勝利之一。此外，據報日艦八至十艘以上沉沒，十四至十六艘可能沉沒，十六艘受創逃遁中。日方特種艦隊商船三艘可能在中國海爲自中國起飛的轟炸機擊沉。非官方方面根據公報及報界電訊，編成雙方損失表如下：

（日軍）戰鬥艦：擊沉一艘，可能擊沉四艘，受傷六艘。

航空母艦：擊沉二艦，可能擊沉一艘（巨型）。

巡洋艦：擊沉五艘，可能擊沉四艘，受傷六艘。

驅逐艦：擊沉二艘以上，可能擊沉五至七艘，受傷四艘。

擊落飛機二四二二架。

（美軍）航空母艦擊沉三艦（輕型一艘，護航母艦二艘）。

受傷若干驅逐艦，擊沉二艘（其中有驅逐護送艦一艘）。

又據合衆社巴黎二十八日訊：法海軍部長杰昆諾宣稱：法戰鬥艦「呂希留」號刻正在遠東海面作戰。

意共與社會黨
建立聯盟推進民主
摧毀法西斯保證國家復興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據同盟勞工新聞社倫敦八月十一日電：意大利共產黨與社會黨爲了推進意大利的民主運動與國家復興工作，八月中旬在羅馬宣佈了正式聯盟，共產黨總書記P・托格里亞蒂（按即愛爾科里同志）與社會黨總書記南尼以及兩黨其他負責人相繼會商，並發表聯合聲明，說兩黨「在仍然保持各自獨立性質條件下，爲了國家的解放，法西斯的摧毀，反動勢力的最後打垮，以及人民團結的政策，聯合進行鬥爭」。聲明中說：「用反動路綫再建意大利生活的企圖，今天正在阻礙着爲國家復興所必需的民主運動」，因之兩黨規定了它們的當前任務如下：「擴大意大利在反德戰爭中的作用，澈底改組那些大部份仍然是法西斯或半法西斯的地方行政，包括深入滌洗軍隊工作，迅速而正當地施行反對法西斯罪犯的法律，實行緊急措置使工人獲得適當工資薪金，以及撫卹金，能滿足生活實際需要」，兩黨在聲明中又說：「一個民主共和國的完成，必需依賴於一個代表意大利人民願望的立憲會議，它們希望英、蘇、美工人組織了解意大利人民這種需要，並且在嚴重局面下給予有效的援助。」

×

尼米茲將軍豪語
將搜尋摧毀敵艦隊
早日完成保護陸軍在華登陸任務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珍珠港訊：尼米茲二十八日發表演說，預言美海軍將早日完成保護陸軍的任務（按尼氏於佔領馬紹爾時曾稱：美海軍的任務爲護送陸軍到達中國海岸），並於奪回新基地後，到處搜索日艦隊而將其摧毀。尼米茲說：日艦隊在菲律濱海面的敗北，是日寇在此次戰爭中的最大失敗。又據東京二十八日播稱：「菲島日軍的形勢極嚴重，敵軍刻正傾其全力以決定太平洋戰爭的命運，此種計劃未容忽視，故戰局不可樂觀」。

斯蒂威將軍被召回美
遺職由蘇爾頓等二人分任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路透社華盛頓廿八日訊：白宮今日宣佈：印度中國與緬甸美陸上部隊總司令斯蒂威將軍已被召回，斯蒂威解除蔣介石將軍參謀長、蒙特巴頓海軍上將的副司令及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之職。白宮宣告稱：印緬戰區的美軍將由丹尼爾・蘇爾頓中將指揮。刻中緬印戰區將劃分爲二，由不同的司令官指揮，駐華美軍將由魏特梅耶少將指揮，魏氏將兼任蔣介石的中國戰區參謀長。

更正

新華社延安廿七日電：各分社鑒：廿七日蘇政府鮑格莫洛夫爲駐法公使係大使之誤，希予更正。（按該新聞係刊登於十月廿八日本報一版蘇英美承認法臨時政府條內。）

肯定新現實的作品

——看了「七七」文藝獎金獲獎作品後的一些粗淺的意見——

希騫

新的天地：逐漸產生着新的果實！

不管敵寇和國民黨內的法西斯份子們，怎樣的用盡了一切辦法來對革命力量施行摧毀與誣衊吧；然而日益倒霉的是他們，而革命力量總是欣欣向榮地發展着。在軍事、政治、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上，就是文化以及文藝，也和沒落者成為一個顯明的對比：大後方的人民救死不暇，大後方的作家貧病交加，大後方的作品受着重重窒息；……而處在敵後殘酷戰爭環境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卻是由於人民生活的大大改善，廣大羣眾都有了文化娛樂的要求，吸收與團結了大批智識分子與文化工作者，文化與文藝事業和羣眾緊密地結合着大踏步的發展着。有誰能否認這些鐵的事實呢?!

作為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之一的晉綏邊區，在抗戰七週年所舉辦的文藝徵文獎金運動，其成果有一點是可以完全肯定的：即這些獲獎作品，都是肯定新現實的作品；是與政治任務密切地結合着的，與根據地成長密切地結合着的，為廣大羣眾所愛好，而有着藝術上的發展前途的寫作。

沒有這個新民主主義的新的現實，而是充滿着愁雲暗霧，血腥與垃圾的敵佔區與大後方，幾乎不會有也不能有這樣的作品。

什麼是這些作品的比較共同的特點呢？

首先基本上（我說的是基本上）是寫了農民。這是因為中國是農民佔了絕大多數的，根據地的發展，首須顧及農民。工人也好，士兵也好，極大多數的幹部也好，不單過去是農民，而今天依然是一些改造了與改造着的農民或與農民血肉相關的人。寫農民在共產黨扶植教育下的發展農民，就在寫根據地成長的人的成長，這就一定為根據地羣眾所喜見樂聞，聲氣相通；因而也就在反映現實中提高農民；這也就寫了新的中國的生長與進步，通過去的黑影，目前的鬥爭，及有着發展遠景的將來。

其次，作為背影，則有着濃厚的戰鬥——特別是戰鬥氣氛。過去，今天，一定時期的將來，與根據地人民與覺悟的提高同時，戰爭的豐富內容之發展，是最為現實不過的東西。在根據地，吃、穿、生、死以至一言一語，都會跟對敵寇的戰爭有關。戰鬥與戰爭，滲透了一切。無論直接寫戰爭也好，或寫「戰爭之外」的任何現實也好，只要是現實的，之必然與戰爭有關。「太平景象」也只能是戰爭環境下某種情形和程度上的「太平景象」，仍是必然有着戰爭氣氛的。環境也要求教育人民以「在戰鬥中存在，成長」的教訓。這點，在作品中一定有其反映。任何作品之充滿戰鬥氣氛，不單是主觀的要求，乃如是實地寫作的必然結果。

第三、是團結，氣氛與教育。戰鬥，須憑恃集體憑恃組織，在戰鬥上沒有比團結更寶貴更可靠了！一個新的寫作者必須教育羣眾以團結。而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力量之團結，又是一個非常現實，日益進步，堅強，發展的實際，這是敵後根據地存在與勝利的基本關鍵，是共產黨作風與反革命者作風之基本分歧點；如果不是有意破壞，故意遠離心離德；或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機械、片面地誇大個別現象，以概括全面的認識方法上有錯誤的作者；不是僅僅習於一以揭發暴露為寫作主題的作家；而是真實的現實的寫述者，則其取材於根據地的作品，不可避免地會將根據地的團結這一特點反映出來。

第四、是積極的發展與生長的氣氛。春天的一切是生長的愉悅的，只有秋天才會是日漸沒落與淒涼，所以即使一個人心靈上發生缺陷，但「傷春」總多少有別於「悲秋」，因為一般的總不會把綠芽說成枯枝。中華民族在抗日戰爭中的發展與生長是事實，正義[illegible]的戰爭中，激烈程度至決定生死的戰爭，會不能不使人民奮起求生；在大後方，正因為國民黨政府要縱殺抗戰，才製造了灰色與逆流。而在根據地中，在正確的領導之下，發動之下，組織之下，努力之下，一切卻是以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千百倍地加速的發展着；緊張地生活，緊張地戰鬥，緊張地建設，充滿了蓬蓬勃勃的生氣與熱氣。如果老老實實地寫作，有發展與生長的氣氛，必然會在作品中有着反映。

體現在作品中的上述特點，是根據地中的現實在文藝上的反映。作品中所表現的主題和事實，絕不是也絕不能是寫作者的虛構與幻想。神話也只能依據當時人類發展的現實基礎所能供給的現實為出發。有了火，才能幻想出一個偷火濟人的普洛米修士來；有手，才能幻想出一個千手佛來，有眼，才能幻想出一個手裏長眼的楊任（見封神演義）來。文藝是現實的反映，它只能也一定要反映現實社會。越是有價值的創作，稱得起創作的創作，越是這樣。所以這些寫作，是新的社會中的新的果實，也許還是萌芽吧，而卻是大有前途的萌芽。

我曾經有機會多多少少看到一些以敵人作後台，漢奸來撐腰的偽書籍雜誌。有些雜誌，用很多的篇幅登載文藝，好像也有什麼徵文獎金之類，然而那是如何可憐地空虛呀！（無恥到使人發嘔，這點且暫時不去說它）幾乎都是些哥哥呀、妹妹呀、春情呀，寂寞呀這一套。就戲劇說（就我的印像來說）恐怕這還倒退到歐風東漸之初所出現的文明戲之後，我看這決不是偶然的，那樣一個恐怖與荒淫結合着的社會，想一想，單就作者本身而言，刀光在頭頸上飛舞，而良心在胸腑裏喊冤，有什麼辦法不使在那些主題上下筆呢；至於毀壞頹廢的作者，則更不會寫出「好」的東西來；就昧着良心來當敵人乾喊的作者，又能喊出什麼來呢?!

我又想起過去法西斯化的國民黨統治者，為了對抗左翼文壇，而大量收買利慾薰心，急於「登龍」的、沒有一絲兒作家氣味的作家，大量出版雜誌，高唱「民族文學」之毫無成績，徒供笑柄的結果來。又想到抗戰以來大後方出版的一些文藝雜誌，[illegible]有名作家的作品。然而，就我看到的，除了抗戰初期在抗日的熱情激動之下，有些歌詠抗日的好作品外，近些時的，都是發牢騷罵暗的作品。為什麼呢？那樣的社會，不中毒，不發瘋，不喪良心而感覺正常的人，終不會說狗屎是香噴噴地的。而如果說狗屎是香噴噴的話，則誰又會相信呢?!在那裏，只能有或隱或現地否定舊現實的作品。

作品之政治性的強烈，藝術與政治之緊密結合和一致，是新社會下作品之主要特色。

可不可以勉強這樣說呢，文藝的主流在敵佔區是「談風月」，在大後方「發牢騷」，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則成為整個建設工作中的有力武器之一。如果這樣，則這能說是偶然的嗎?!三種社會，三種天地，三種果實。

這就必然牽連到另一個問題上來，牽涉到作品的讀者層問題上來了。一種情況的作品，即一般的幫閒有些是要求以肉麻當有趣，以迎合為消遣而淫[illegible]，有些是以無聊，作品空泛，虛玄，猥褻為消遣（？）而麻痺、消極者。自然，這都是對毒害的統治層很有用處，像可、設大煙館一樣，被統治者越消極、腐化，越少些麻煩，可以任達宰割消滅之。但這樣的東西，倒主要的是供這些沒落者層消遣，因而使之更腐化下去的。讀者的圈子有多麼大呢！

再一種情況的作品，即一般的所謂文藝作品，則是流行於部份青年學生和智識分子中間，或者還可能「插入」極其少數的有點文化程度，而自己努力自學的學徒工人之中。這有其積極作用，除了影響了文化程度（閱讀及寫作能力）之外，主要的通過作品多了解點社會現象事態，以至引起對某些現實的不滿和對某種現實的嚮往。但這些讀者層又夠多大呢？因為這些作品本身局限了它的讀者層。說到這裏我們不妨把話扯長一點，不妨從歷史上來扯一扯：這問題是早提出來過的，從「五四」提出「舉起文學革命之旗」，提倡「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樣說，文怎樣作」（大意如是），戰勝了「引車賣漿者之流」的話不能入文的封建社會傳下來的歷史成見以來，中國文學就有着要求靠近（只是靠近）羣眾的傾向。然而中國的經濟政治的社會情形不讓他這樣發展，這個「提倡」，後來就變卦了。我看主要的恐怕是：（一）就羣眾中的讀者來說，在多層壓迫之下，人民謀生不暇，文盲只有增多。而少數人呢，自然還是依據習慣，在七折八扣幾個銅板一本小書攤上，找點劍俠綠林，公子佳人之作，尋點刺激，也就罷了。它完全不同於新民主主義社會下人民有日益強烈的學習要求。（二）一般的（我說的是一般的）寫作者從資本主義國家搬來新鮮的一套而模倣崇拜發揮去了。資產階級的作家們，有意無意總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中國的資產階級跟着外國的資產階級學樣，文學上也不會怎樣例外，於是，寫出來賣出去收稿費，可以過個準資產階級的生活，漸漸久而習之，也不再記得什麼「文學革命」了。文學歐化就算是文學革命的成功。於是「五四」所提出的文學上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告一段落。其後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有普羅列塔利亞文學運動，有大眾化運動，有左聯的組織，有中國字拉丁化的推行。然而法西斯化的國民黨統治者是不單不許老百姓動手動腳的，而且也不許老百姓囉囌以至看看的，於是成就還不能說怎樣大，而犧牲確實就不小。例如胡也頻，就是被悄悄處死的。當然不只胡也頻一個，曾記得據說當時國民黨政府擬就的名單說是「理合收拾」的作家，是上百的，幾乎要一網打盡，斬斷中國的文藝種子。不單明殺，而且暗殺，不單從去殺，而且跟着殺，不單殺作家，而且連「本府殺一」（指資產階級）的出版家也殺，申報老板史量才就是在汽車上被暴徒（國民黨特務）收拾了的。連「本黨」（指國民黨）「同志」且是「本黨要人」「本黨元老」也殺，楊杏佛也是被所謂暴徒收拾的。對寫文章的殺，對發表的也殺，對木刻的殺，就連出的和看書的也殺，書店與電影院，就常被「不知其所自來」（？）的暴徒們打的稀零花落，流血「帶花」；你說國民黨現在不肯實行民主，不進步嗎，實在說，何止現在，「其所由來者久矣！」再則是散化，收買，找一些「下三爛」的文壇流氓（如史東山之？）狗腿們，大作魚目混珠，[illegible]之能事，大黨部（國民黨的）刊物，小黨部（也是國民黨的）也辦刊物，自在以量勝質，以假混真，既有法幣通神，自不乏小嘍囉捧場！雖然魯迅先生曾一語道破真理說：「禁，只管禁，進卻要進」，但畢竟阻手礙足，妨事不少，而況又有當時可能還是第三種人的「第三種人」[illegible]。我不打[illegible]生的作品，[illegible]之社會民主黨，也許當時進步作家之對文藝不夠，並且如周揚同志所指出：「他們不懂或不屑懂大眾的生動豐富的語言，以簡單地只是一個語言文字的形式問題，結果就會妨礙了與羣眾之更深入的結合。」總之，只有在今天，在共產黨領導的地區中，在經濟與政治發展了的條件下，在毛主席英明地從思想上扶植了，從思想上解決了，幫助了各方面的思想之後，才能有這樣的大眾地區大眾，在某種程度上以極大心力所接受，所熱愛的，因而也真正是大眾化的羣眾所需要的政治，是羣眾的文藝。文藝與政治（不是緊密結合，緊密結合的羣眾性的作品）與羣眾密切結合的，才有文藝產生！

（下期續完）

和鬼子搶碉堡

——睢東民兵故事之二——

鍾林　闕俗

九月四日，我們的部隊在橫泉、圪洞、胡堡、馬坊、方山一帶進行着大規模的攻擊戰，睢東三區的民兵戰鬥隊擔任着監視峪口的偽軍。

五日晨，峪口偽軍得到橫泉圪洞被我攻破的消息，偽軍中隊長在恐慌中給偽大隊部寫了求援的信，六號又向圪洞敵告急，敵人答覆說要派兵幫助偽軍中隊長來解決「心懷異志」的偽軍們。

白天偽軍們在碉堡上便可以看見我們的民兵在峪口街上跑來跑去。在半崗騎偽中隊長急令村「自衛團」封鎖了城門，急急待着增援的日寇。活動在峪口的民兵但知了偽軍求援的消息，就告訴了圪洞橫泉附近的部隊。

太陽快下山時，離峪口四五里的興隆灣據報響開了，圪洞敵已到了興隆灣，跑步向峪口前進。空氣馬上緊張起來。民兵中隊長高更生同民兵們說：「不要怕，只要爬上碉堡，把偽軍收服了，碉堡一燒，鬼子來了也不頂事啊。不過，咱們要跑得快，跑在鬼子前頭，搶碉堡。」話沒說完，李金保、李德富便先飛跑開：並邊跑邊說：「快跑啊，慢了不頂事了！」一民兵就這樣一股勁跑開了。

民兵中隊長向咱們部隊方向打了一槍報警，隨即趕跑到民兵前面，告訴大家：「放心，偽軍中有很多是不願當漢奸的人！」並分配好兩個民兵，好進城之後在城門上警戒圪洞來增援的敵人，其餘都跟着向碉堡上硬闖。

太陽剛落時，民兵們就到了峪口城跟，民兵中隊長和李金保架過城牆，打開了東門，正在時敵人已到了北門，正在叫喊開門，緊張的神情充滿了十一個民兵的臉上。民兵中隊長堅毅地說：「跟上去，趕上去！只有搶上碉堡，解決了偽軍，守牢碉堡，咱們的部隊便會增援來，沉住氣吧！」

民兵中隊長和李金保、李德富領頭在前面跑着，[illegible]偽軍沒有打槍，民兵們就跳下吊橋，一道外壕，搶去，放下吊橋，又越過第一道外壕，摸了排子手，碉堡的院子裏，[illegible]「偽軍們，不要打槍，不要怕，我們是八路軍，優待俘虜，」偽軍亂烘烘向外跑，[illegible]偽軍中隊長向我們反抗，被李金保打了一槍，正偽軍中隊長高更生[illegible]。

一面和二個民兵向北門上的敵人射擊，一面和李德富放火燒掉了偽軍的住院。敵人摸不清情況，不敢往碉堡裏上走，當民兵退向東門時，才叫開了槍聲。

英勇的民兵們帶着偽軍出了峪口五里的路上，民兵就遇着了我們的部隊，[illegible]

奇怪的偽軍說：[illegible]

偽軍（偽中隊長）：[illegible]

共四十九人，步槍二十餘支。